

社区达人秀

以针做笔,以石当纸。济南市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日前已经公布,“济南微雕”成为4项民间美术类入选项目之一,张军便是济南市为数不多的微雕创作者。作为济南市民俗艺术馆雕刻艺术研究所副所长,张军说他最希望看到的是这项以前只有“贵族”才能玩得起的艺术,能走入寻常百姓家,他也一直本着包容的心态,想把这门手艺传给更多爱好它的普通人。



▲全运会期间创作的一圣人。

▶张军进行微雕创作。



□文/本报记者 王倩 片/本报记者 戴伟

石头上刻下字儿,只有1毫米见方

入选第四批市级非遗的微雕,在济南只有不到十个人会这门技艺

头一次看到微雕是在商店里 来来回回看了五六次没舍得买

微雕,就是用极细的刻刀和刻针在石头、玉料等硬物上刻出诗画的微型雕刻。沉浸在微雕里并不是打小的事儿,张军说这算是一种机缘。从小学起,他爱好的是中国传统文学,是个喜欢看古书的小孩,初中起他爱上了诗歌和书法。对古典文化的接触,让张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切都有着天然的偏爱,以至于到今天,他微雕的绝大部分内容,都是中国传统文学,比如咏诵济南的诗、红楼梦里的绝句或者是他最喜欢的《朱子家训》。

喜欢书法的张军,隔三差五就去顺河街上一家工艺美术店里买纸墨。“有一天在六楼,我见到一方印章,上面密密麻麻地刻满了小字,是微雕大师杨瑞生的作品,当时觉得这个东西真好。”那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,张军第一次见到了微雕。300块钱的价格在当时来讲不算个小数目,所以为了这个一念之间就觉得“东西好”的微雕印章,张军只要是去这家店里买纸墨,就会过去看看,“看了五六趟不舍得买,回家就开始琢磨,我也想亲手试试,它们到底是怎么雕刻出来的。”

石头上刻微雕同书法相通相融 不用眼睛看全凭手和心的感应

七八列的一两百字只有四五厘米见方,每个字的大小也只有1毫米见方,半个巴掌大的石头上,能刻下5000多个字儿。虽然欣赏微雕需要借助放大镜等工具,但微雕创作中,作者只凭肉眼和手指的感觉运刀完成。创作中只要张军低下头去,直到雕刻完整个作品,习惯一气呵成的他都不会抬起头来动一动。如果刻一篇早已烂熟于心的文字,张军需要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,如果刻一些背诵不过的片段,他也只是把书摊开在眼前,只凭眼睛的余光扫过文字,再让它们在玉石上绽放出不同的光彩。

张军的工作室是他家的书房,角落搁着一张写字台,放着一个装满刻刀、铅笔、直尺的小袋子和一盏台灯。写字台上方的书柜上,满满当当地放着书和还未雕刻过的刻章,这间十几平米的地方再简单不过。张军说他不需要花哨的道具和环境,不借助工具,创作全凭手指感觉的微雕,需要创作者有书法的基础外,最重要的是心静。

不能把心思放在拿这门艺术挣多少钱上,只图技艺日日精湛,张军说心无杂念这个事儿放在当代,能做到的不多了,可微雕需要的,正是这种无杂念的心境。

济南搞微雕创作的不超过十个 早年间想寻个师父都很难

在济南,搞微雕创作的人不超过十个,如此窄众的一种艺术,让张军们比其他民间艺术家更觉得保护和传承是件大事儿。济南微雕艺术家王天明早年曾通过友人向另一位济南微雕大师求教,但等了半天,只等到一个“练”字,这位微雕大师,正是张军第一次看到微雕印章的作者,杨瑞生先生。虽是一字之师,但王天明却觉得非常受教。而师从王天明的张军,更是句句把师父挂在嘴边。

第一次拿起刻刀,张军遇到了几乎所有

有微雕创作者遇到的困难,“怎么刻都刻不小。”在上世纪90年代初,想找微雕师父学艺的张军,到哪儿都打听不到这门技艺的。很偶然的机会,他在街上遇到一个圈内的朋友,从他那里很意外地受到点拨,后来他又拜已故的著名画家王立业先生、书画篆刻家魏永年先生、济南微雕艺术家王天明为师,“一经师父点拨,心里顿时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。”这种豁然开朗到底是什么,张军说很难用文字来形容,只有一个沉浸在雕刻中的人,才能够亲身感受到。

微雕不能让小孩子学 他更希望微雕能走进寻常百姓家

“微雕不能让小孩子学,只要还有我们这些人坚持刻,就断不了。”张军戴上眼镜,虽然微雕全凭手指上的感觉,但几小时下来,如果孩子总盯着的一处看,“很有可能看废了眼睛,虽然现在我带着几个孩子学书法,但都没教给他们微雕。”张军说,等这些孩子长大了,至少高中毕业了,才会把自己的心得和技巧传授出去。张军评价自己不是一个封闭的人,一万多年前老祖宗把微雕这门手艺传到今天,在济南也留下印迹,可不能断了它。有时他也很

担心,机缘不巧合,遇上既有天分又爱好微雕的人,不过他边挑着刻石边说,也不怕,总是得心存希望的。

从古至今,微雕大多刻在象牙、玉石、宝石上,“流传下来的时候就是宫廷艺术,清朝、民国时大都在上流社会中兴盛,价格很高,只有贵族玩得起。”而现在张军有心选择了很多便宜的石头来创作微雕,在他的愿景里,若是微雕能走进寻常百姓家,这项民间艺术保护和传承起来,才更加顺其自然。

诸城琴派传人,收藏40多张各式古琴

最古老的是一张600年前制作的元代仲尼式古琴

古琴简称“琴”,是我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。出身音乐世家的济南市民王笑天先生,由于受家庭熏陶,在1996年他还没有学弹古琴时,就开始注意收藏各式古琴,至今已收藏古琴40余张。其中,有较高收藏价值的达10多张,国内制琴名家的作品几乎都有。最让他感到自豪的是,他今年收藏的一张600年前的元代古琴,堪称镇宅之宝。

□文/记者 郭学军 实习生 赵杰 片/记者 王媛



收藏者王笑天介绍这款元代的古琴。

>>机缘巧合,让他收藏到一张600年前的元代古琴

“这么多的古琴呀!”“这古琴弹出来的声音太美妙了!”26日上午,记者来到县西巷王笑天古琴收藏展览现场时,一些观众看到墙上挂着琳琅满目的古琴,不仅啧啧赞赏。

“我收藏古琴源于受家庭环境的熏陶和影响。我的太外祖母詹滂秋是诸城琴派宗师王心葵的高足,是第四代传人,我外祖父袁树筠是第五代传人。我印象很深,在我小时候,外祖父家里的墙上挂满了古琴。”说起收藏古琴的经历,正在弹琴的42岁王笑天先生向记者介绍,他小时候学的是柳琴,20多岁以后才开始学习古琴。1996年,收藏第一张古

琴时,他还没有学习弹奏古琴。“我的第一张古琴是斫琴大师沈少如先生所制。收藏它还有一点故事哩。”王笑天说,那年,他参加一个古琴展销研讨会。最后,他在一个摊位上发现了一把古琴,谁也没有要,他看了看做工不错,就花1700元钱买下来了。回家一看,竟在古琴内腹隐蔽处看到了沈少如的名号,才知道这是一张名家所制的古琴。

“这是我今年收藏的一张600年前制作的元代古琴,它的造型是仲尼式的!”王笑天说着,从琴套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张古琴。

只见这张古琴外形朴实简洁,只在琴体的腰部和头部有两个凹进的线条,通体没有任何其他的修饰,很是古朴大方。可能年代久远的缘故,琴面有很多大小不一的断纹。

王笑天介绍说,在该古琴的内腹处有制作年代和作者的落款,作者为元代斫琴大师“赤城朱致远”。

“赤城是元代时期北京附近的一个地名,现在可能没有了。”王笑天告诉记者,他是花30万元收藏到这张古琴的。当时,古琴已经有破损,他又请当代斫琴名家裴金宝先生进行了修复,还给它命名为“元和”。

>>连珠式古琴,和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所弹古琴是一人制作

“我还收藏有当代制琴名家王鹏先生所制的连珠式古琴一张。”王笑天说,当代古琴制作界有“北王南马”之称,“北王”是指高级古琴制作师王鹏先生,现居北京。“南马”是指高级古琴制作师马维衡,现居扬州。

“王鹏曾先后修复了唐‘九霄环佩’和宋‘龙吟虎啸’等百余张历史名琴。其中,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弹奏用的仿‘太古遗音’古琴就是出自王鹏之手。”王笑天说。

“这张霹雳式古琴也很好,它快有

100年历史了,是德音琴社创始人、诸城派宗师王心葵先生于1915年制作的。”王笑天说,霹雳式古琴的特点是从琴头直接起弯或从岳山起弯,上边两个弯,下边两个弯,式样古朴而流畅,它是属于文人造琴的一种。

“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琴一般有仲尼式、落霞式、连珠式、焦尾式、霹雳式等。”王笑天说,这些样式的古琴和几位当代制琴名家的琴他基本都有收藏。

此外,他还有诸城派传人李义亲自制

作的小落霞式“飞泉漱玉”古琴,也有很高的收藏价值。

“高档的古琴是唐、宋、元等古代的名琴,以及明清皇家宗室制琴。这样的古琴已经存世稀少,价位也很高,动辄一张数百万,甚至上千万元,一般很难收藏到。”王笑天说,他能收藏到一张元代古琴,实在是机缘巧合。